

張景岳先生

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山陰人。介賓素性端靜。易事難悅。年十三從父之京師。夢石金英授以醫術。介賓醫法東垣立齋。喜用熱地黃。人呼為張熱地。其持論謂人之生氣以陽為主。氣得而易失者惟陽。既失難復者亦惟陽。因專以溫補為宗。著有景岳全書六十四卷。類經三十二卷。類經以景問靈樞。分類相從。一曰攝生。二曰陰陽。三曰藏象。四曰脈色。五曰經絡。六曰標本。七曰氣味。八曰論治。九曰疾病。十曰鉅刺。十一曰運氣。十二曰會通。共三百九十條。又益以圖經十一卷。附錄四卷。條理井然。易於尋覽。其註亦頗有發明。其後薛雪之醫經原旨。修園之靈素集註等。皆景岳之遺意也。卒年七十八。見會稽縣志。

張景岳醫案目錄

傷寒	一
消渴	二
血證	三
汗	四
詐病	五
嘔吐	八
蟲病	一〇
咽喉	一一
誤吞金鐵	三
陽痿	三
幼科	四

張景岳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震東扶評注

嘉定張壽頤山雷平議

傷寒

余在燕都治一王生，患陰虛傷寒，年出三旬，而舌黑之甚，其芒刺乾裂，焦黑如炭，身熱便結，大渴喜冷，而脈則無力，神則昏沉。羣醫謂陽證，陰脈必死無疑。余察其形氣未脫，遂以甘溫壯水等藥，大劑進之，以救其本。仍間用涼水以滋其標，蓋水爲天一之精，涼能解熱，甘可助陰。非若苦寒傷氣者之比。故於津液乾燥，陰虛便結，而熱渴火盛之證，亦所不忌。由是水藥並進，前後凡用人參熟地輩各一二觔，附子肉桂各數兩，冷水亦一二斗。然後諸證漸退，飲食漸進，神氣俱復矣。但察其舌黑則分毫不減，余甚疑之，莫得其解。

再後數日，忽舌上脫一黑燬，而內則新肉燦然，始知其膚腠焦枯，死而復活。使非大爲滋補，安望再生。若此一證，特舉其甚者紀之。此外凡舌黑用補而得以保全者，蓋不可枚舉矣。所以凡診傷寒者，當以舌色辨表裏，以舌色辨寒熱，皆不可不知也。若以舌色辨虛實，則不能無誤。蓋實固能黑，以火盛而焦也。虛亦能黑，以水虧而枯也。若以舌黃舌黑，悉認爲實熱，則陰虛之證，萬無一生矣。

消渴

周公年逾四旬，因案牘積勞，神困食減。時多恐懼，自冬春達夏，通宵不寐者，半年有餘，而上焦無渴，不嗜湯水。或有少飲，則沃而不行，然每夜必去溺二三升，莫知其所從。來且半，皆如膏濁液，疴瀛至極，自分必死。豈意診之，脈猶帶緩，肉亦未脫，知其胃氣尙存，慰以無慮。乃用歸脾湯去木香，及大補元煎之屬。一以養陽，一以養陰，出入間用，至三百餘劑，計人參二十觔，乃得

全愈。此神消於上，精消於下之證。可見消有陰陽，不得盡言火。

震按：此條無渴且不能飲，已具有虛無火之象。景岳喜用溫藥，然所謂養陽者，並不參以桂附，則知消而且渴，必非桂附所宜矣。予讀下一轉語曰：消有虛實，不得遽認爲寒。

血證

倪孝廉素以攻苦思慮傷脾，時有嘔吐之證。過勞即發，用理陰煎溫胃飲之，隨飲即愈。一日於暑末時，因連日交際，致勞心脾，遂上爲吐血，下爲泄血，俱大如手片，或紫或紅，甚多可畏。醫云：此因勞而火起，心脾兼之，暑令二火相濟，所以致此。與犀角地黃童便知母之屬藥及兩劑，其吐愈甚，脈益緊數，困憊垂危。迨景岳往視，形勢俱劇，乃以人參、熟地、乾薑、甘草四味大劑與之。初服毫不爲動，次服覺嘔惡少止，而脈中微有生意，乃復加附子、炮薑各二錢。人參、熟地各一兩，白朮四錢，炙甘草一錢，茯苓二錢。黃昏與服，竟得大睡。直至四鼓復進之，而嘔止血亦止。又服此方數日而健如故。蓋此人以

勞倦傷脾。脾胃陽虛。氣有不攝。所以動血。時當二火。而證非二火。再用寒涼。脾必敗而死矣。

按此與生生子族姪之病。病因同。現證及時令又同。而一用寒涼。一用溫補。水火之別。皆得收功。自非神手不能。但孫脈左弦大。右虛大。與緊脈不同。孫案未曾以藥嘗試。張案用寒涼而病益甚。亦有不
同也。臨證者在乎細心體察也。

汗

余嘗治一衰翁。年逾七旬。陡患傷寒。初起即用溫補調理。至十日之外。正氣將復。忽爾作戰。自旦至晨。不能得汗。寒慄危甚。告急於余。余用六味回陽飲。入人參一兩。薑附各三錢。使之煎服。下咽小頃。卽大汗如浴。時將及午。而浸汗不收。身冷如脫。鼻息幾無。復以告余。余令以前藥復煎。與之。告者曰。先服此藥。已大汗不堪。今又服此。尙堪再汗乎。余笑謂曰。此中有神。非爾所知也。急令再進。遂汗收神復。不旬日而起矣。嗚呼。發汗用此。而收汗復用此。

無怪乎人之疑之也。而不知汗之出與汗之收皆元氣爲之樞機。其人能知闔之權。其放與收。有所以主之者。則無惑矣。

景岳之言。係醫宗三昧。誠能悟此。則線索在手。操縱咸宜矣。如陽虛自汗。用參附芪附黃芪建中。陰虛盜汗。用當歸六黃湯。地黃湯。加白芍牡蠣浮小麥糯稻根鬚。表虛用玉屏風散。心虛用歸脾湯。肝火用左金白芍龍牡。胃火用涼膈散。白虎湯。風勝用桂枝湯。溼勝用羌活勝濕湯。痰用導痰溫膽。暑用清氣益氣。以及麻黃根。敗蒲扇。封臍藥外撲法。法宜徧求。他如頭汗。陰汗。心窩汗。飲食汗。方各另探。總宜多閱諸書。固難備述是編。

詐病

景岳曰。予向同數友。遊寓榆關客邸。內一友素耽風月。忽於仲冬一日。夜叩予戶。張皇求救云。所狎之妓。忽得急證。勢在垂危。倘遭其厄。禍不可解。予往視之。見其口吐白沫。僵仆於地。以手摸之。則口鼻四肢俱冷。氣息如絕。陡見其狀。殊爲驚駭。因拽手診之。則氣口和平。脈不應證。予意其脈利如此。

而何以證危如是。沉思久之。豈卽仲景所云詐病耶。復診其脈。安然如故。遂大聲於病妓之旁曰。此病危矣。須用極大艾團。連灸眉心。人中。小腹數處。方可活。惜花容損壞耳。余寓有艾。宜速取來灸之。然火灸尙遲。姑先與一藥。使其嚙之後。倘有聲息。則生意已復。卽不灸亦可。若口不能嚙。或嚙後不甦。當速灸可也。病妓聞余之言。竊已驚怖。惟恐大艾著身。藥到卽嚙。嚙後少頃。卽呼聲出。而徐動徐起矣。次日問之。乃知爲吃醋而發也。

景岳在都。有金吾畜二妾。其一則燕姬也。有母隨之。一日二妾相競。燕姬理屈。若母助其跳跟。遂致氣厥若死。乃令一婢抱持而坐。自暮達晨。絕無甦意。延治初入室。見其肉厚色黑。面青目瞑。手撒息微。診其脈則伏渺若脫。亦意其危也。而治法難施。溫補則慮其氣逆未散。開導則慮其脈絕難勝。躊躇間。乃請復診。則以十字交叉抱腹。仰坦婢懷。因疑其前已撒手。今能反手。豈他人之所爲乎。及診之。似有嫌拒意。拽之不能動。乃出其不意。猛拽之。則

頓脫有聲。力強且勁。此非欲脫真病明矣。因思其脈若此。或以肉厚氣滯。此北人稟賦多有之。或以兩腋緊夾。此奸人狡詐亦有之也。若面青色微。則怒氣使然。自不足怪。識見既定。因聲言其危。使聞灸法。遂先投一劑。下咽卽活。金吾因詢其病真耶假耶。若假何以竟夕如是。且形症畢肖。若真何以藥下卽瘳。抑果藥之元祕乎。曰元祕乃在言耳。不過借藥爲名。但使彼懼。病卽去矣。經曰憂可勝怒。正此謂也。然其狡詐一至於此。使非再診。亦幾爲所誑。可不審哉。

山雷按。此二條皆詐病也。前條人病脈不病。尙易揣度。次條若非再診。幾爲所誑。比前案更難辨識也。現今世風不古。奸詐機巧。千狀萬態。凡我醫界之從事於軍醫、保險醫、監獄醫、警察醫、工廠醫者。關於兵役之徵免。勞動之賑恤。保險之賠償。不得不注意於詐病一門。近世德人著者有詐病論。曰日本谷祐寬更從而譯補之。名曰詐病及鑑定法。書分內科、外科、眼科、耳科、神經病科等。至爲詳盡。然各國人情互異。習俗不同。吾輩究當本仲景詐病之論。廣求歷代名醫鑑定之法。以完成此公用之醫術也可。

震按此條乃人病脈不病尚易揣度。次條所載金吾公二妾相競一係燕姬其母助惡叫喊撒潑遂致氣厥若死自暮及旦不甦。景岳初診之見其肉厚色黑面青目瞑手撒息微脈又伏滯若脫。意其真危也。欲施溫補恐大怒之後逆氣未散欲用開導恐脈之似絕。虛不能勝請再診之則前此撒手今忽十指交叉於腹因而動疑及著手再診似有相嫌不容之意。卒然猛扯之力強且勁益疑將死之人豈猶有力如是。乃思其脈若此者或因肉厚氣滯北人稟賦使然或因兩腋夾緊奸人猝詐所致遂用前法以恐勝之藥甫到咽卽活此比前案更難辨識也。

嘔吐

一少年素日飲酒亦多失飢傷飽一日偶因飯後脇肋大痛自服行氣化滯等藥復用吐法盡出飲食吐後逆氣上升脅痛雖止而上壅胸膈脹痛更甚且加嘔吐再用行滯破氣等藥嘔痛漸止而左乳胸肋之下結聚一塊脹實拒按臍腹隔閉不能下達每於戊亥子丑之時則脹不可當因其嘔吐既止已可用下凡大黃芒硝稜菝巴豆等藥及葶子朴硝大蒜橘葉搗菴等

法、毫不能效、而愈攻愈脹。因疑爲脾氣受傷。用補、尤覺不便。湯水不入者、凡二十餘日、無計可施。窘劇待斃、只得用手揉按其處。彼云肋下一點。按着則痛連胸腹。及細爲揣摸、則正在章門穴也。章門爲脾之募、爲臟之會。且乳下肋間、正屬虛里大絡。乃胃氣所出之道。路而氣實通於章門。因悟其日輕夜重。本非有形之積。而按此連彼。則病在氣分無疑也。必須經火則氣散。乃以艾灸章門十四壯。兼制神香散。使日服三四次。脹果漸平。食亦漸進。始得保全。

覆按、灸法可佐吐、下、補、三法所不及。然亦有效。有不效。此能效者。想其尙屬少年耳。

胡宅小兒、年甫三歲。偶因飲食不調。延幼科診治。所用之藥、無非清火化滯等劑。因而更損胃氣。反致嘔吐溏泄。復加清利。遂致吐衄。初止數條。漸至數十條。細如燈草。甚至成團攪結而出。早晚不絕。所下者亦如之。羸困至極。求治於張。先與溫胃飲。二三劑。其蟲朝夕不止。其多如故。初不識其何所

從來而神化之速。一至如此。乃翁切懇先逐此蟲。張弗聽。且曰。公之所畏者。蟲也。予之所畏者。胃氣也。凡逐蟲之藥。無有不傷胃氣者。若胃氣再傷。非惟不能逐蟲。而命必隨之矣。仍用前藥倍加人參。佐附子。二三劑而嘔吐漸稀。瀉亦隨止。瀉止後。乃以理陰煎。溫胃飲。出入間用十餘日。而蟲漸少。一月餘而飲食進。肌肉生。復元如故矣。蓋此兒因涼藥傷脾。脾胃虛寒。陰溼內淫。以致生蟲。但使脾胃日強。則拔去化蟲之源。病方全愈也。

蟲病

景岳曰。一人患心腹大痛。或止或作。痛不可忍。凡用去積行氣等藥。百方不效。但於痛極時。須用拳槌之。痛得少止。莫測其故。忽一胡僧見之。曰。余能治也。令病者先食香餌。繼進一丸。打下一硬塊。異蟲。遂愈。此因蟲嚙腸臟。所以痛極槌之。則五內震動。蟲亦畏而斂伏。不槌則蟲得自由。所以復作。此亦驗蟲奇法。

震按、古人論蟲病、皆以爲溼熱所生。然景岳治胡宅小兒、嘔瀉吐蠶案、蠶至千百條、日用參附而蠶尚日生、究竟以溫補收功。則溼熱二字不足盡之也。至於逐蟲之藥、如蔡康楨、患寸白蟲、醫者令其空腹、飢甚之時、炙豬肉一餅、置口中、咀嚼而勿嚥、以引蟲頭向上、覺胸中如萬箭攻攢、即飲以藥、方入蟲口、其藥乃舂檳榔、細末、取石榴、東行根、煎湯調服耳。祛蟲大法、不過如是。然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蟲頭向上、而許叔微云、肺蟲、惟初四初六日上行、則所謂上浣蟲頭向上、中浣蟲頭向橫、下浣蟲頭向下之說、又不可執也。如喉中之應聲蟲、畏藍汁、腹中之應聲蟲、畏市丸、書曾備載、世皆未見。况灸膻內、鮮血飛如蝴蝶、皮腐下、蟲走聲如兒啼、臨臥、渾身氣出頭皮、時有蛆行可比、齊諧之志、怪誕逢夏氏之奇方。

咽喉

來宅女人、年近三旬、患虛損、更兼喉癰疼痛、多醫罔效、張診其脈、則數而無力、察其證、則大便溼泄、問其治、則皆退熱清火之劑、然愈清火而喉愈痛、因知其本非實火、而且多用寒涼、以致肚腹不實、總亦格陽之類也。遂專用理陰煎、及大補元煎之類、出入間用、不半月而喉痛滅、不半年而病全愈。

誤吞金鐵

王氏子甫周歲，其母以一鉄釘與之玩弄，不覺納之口中，吞入喉間，其父號呼求救，景岳往視之，但見其母倒提兒足以冀其出口，鼻皆血，危劇之甚，因曉之曰：若有倒懸，可以出釘而能無傷命者哉。因速令抱正，遂聞啼聲。此蓋釘已下咽，不在喉矣。其父曰：嬌嫩之職，安能堪此，哀求甚切，張實計無所出。姑取本草一玩，覲啓其機，見所載曰：鐵畏朴硝，遂得一計，乃用活磁石一錢，朴硝二錢，并研爲末，以熬熟猪油加蜜和調，與之吞盡。是夜三鼓，忽解下一物，大如芋子，瑩如蓴菜，潤滑無稜，藥護其外，撥而視之，則釘在其中矣。係京中釘鞋所用磨菰釘也。蓋硝非磁石不能使藥附釘，磁石非硝不能逐釘，速出非油則無以潤，非蜜則未必吞，合是四者，則着者着，逐者逐，潤者潤，同功合力，裹護而出矣。

陽痿

余嘗治一強壯少年，遭酷吏之恐，病似脹非脹，似熱非熱，絕食而困，衆謂痰火宜清中焦。余診之曰：此恐懼內傷，少陽氣索而病及心腎。大虧證也。遂峻加溫補，兼治心脾。一月而愈。愈後雖形健如初，而陽寂不舉。余曰：根蒂若斯，腎傷已甚，非少壯所宜之兆。速宜培養心腎，庶免他虞。彼不肯信，未及半載，竟復病而歿。可見恐懼之害，其不小者如此。

附一少年新婚，欲交媾，女子阻之，乃逆其意，遂陰痿不舉者五七日，以禿筆頭燒灰酒下二錢而起。

震按：巢氏病源以腎間動氣爲人之根本。故老年而能御女，七十歲至八十歲猶生子者，其動氣之聚於生初者獨厚也。厚則剛陽自不痿。生子之時，已是大壽，至不能生子而死，諒必又有數年，豈非耄耋乎。亦有六十歲左右，卽陽痿者，必不能至大壽。須任其自然，絕意淫慾，尙可延齡。設以興陽藥內服外洗，求爲御女之事，不數年而死矣。又如壯年無病而陽痿，其人多天。少年虛損而陽痿，其死立至。皆由腎間動氣早衰也。動氣卽命門真火。所以生長元氣，煥燠元陰。故氣曰陽氣，精曰陽精。其益虧俱得於

先天。盈者雖斷喪而無傷。虧者雖保養而不足。並非藥石所能擴充。乃扁鵲新書載王超老淫故事。而云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藥第二。附子第三。此說荒唐斷不可信。又考宗筋聚於前陰。前陰者足之三陰。及陽明少陽衝任督絡九脈之所會。而九脈之中。陽明爲之長。內經云陽明者五臟六府之海。主潤宗筋。所以胃強善味之人。其於慾事必強。反是則痿而不舉。或舉而不堅。是胃氣能爲腎氣之助。古云精生於穀。又云男子精盛則思色。其道理可喻矣。新書之言。不過如宋人振齒耳。况丹藥之害。可勝言哉。

幼科

子仲兒生未兩週。初秋感寒發熱。脈微緊。素知其臟氣屬陰。不敢清解。以芎蘇羌芷細辛生薑之屬。糞散其寒。一劑下咽。不惟熱不退。而反大瀉。作連瀉二日。又加氣喘。斯時也。將謂其寒氣盛耶。何以用溫藥而反瀉。將謂其火刑金耶。豈以清瀉連日而尙堪寒涼。將謂其表邪之未除耶。則何以不利於蘇散。束手無策。且見其表裏俱劇。大喘垂危。又豈淺易之劑。所能挽回。沉

思良久漸有所得，乃用人參二錢，生薑五片，煎湯以茶匙挑與二三匙，卽懷之而旋走室中，徐察其呼吸之進退，喘雖未減，亦不見增，又與三四匙，少頃，則覺其鼻息似乎少舒，遂與半小鍾，更覺有應，自及午酉完此一劑，適一醫至，曰：誤矣，大喘如此，豈可用參，速以抱龍丸解之，余不聽，復煎人參二錢五分，自酉至子盡其劑，劑完而氣息遂平，齁齁大睡，瀉亦止而熱亦退矣，所以知其然者，觀其因瀉反喘，豈非中虛設有實邪，自當喘隨瀉減，是可辨也，向使誤聽彼醫，易以清利，中氣一脫，卽當置之死地，必仍咎余之誤用參也，孰是孰非，何從辨哉。

季子甫半歲，受寒吐瀉大作，用溫胃和脾之藥不效，用理中湯，三日後加人參三錢，及薑桂吳茱萸肉果，亦不效，至四五日，則隨乳隨吐，吐其半而瀉其半，腹中毫無所留，乃用人參六錢，製附子薑桂等各一二錢，下咽卽吐，一滴不存，而所下之乳，則白潔無氣，仍猶乳也，斯證形氣之危，萬無生理矣。

因思寒氣犯胃。而吐瀉不止。若舍參薑桂附之屬。尙何術焉。再四思之。謂胃虛已極。而藥之氣味。略有不投。必拒而不納。矧附子味鹹。亦能致嘔。惟得甘辣可口之藥。庶乎胃氣可安。尙有生意。乃用胡椒三錢。搗碎。加煨姜一兩。水煎。又令煎人參二兩。以參湯之十。入椒薑湯之一。茶匙挑與。竟咽而不吐。徐徐服之。乳藥皆安矣。四鼓服起。至次日未時服完。忽然躁擾呻吟。煩劇之甚。家人疑熱藥太過。燒斷肚腸。相與抱泣。景岳云。若藥果有難堪。何自四鼓至午前皆相安。而此時遽變若此。其必數日不食。胃氣新復。而倉廩空虛。飢甚則然也。取粥以示之。則張皇欲得。因與食之。竟至半碗。而寂然安臥矣。次日復加製附。始瀉止全愈。此因飢發躁。設用清涼一解。則全功盡棄。而初時用參數錢。毫無所效。倘不知藥未及病。改用苦寒。亦必卽死。傍觀者。仍歸罪於用參也。